

第五回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禍

詞曰：

才想鯨吞，又思鳩奪，奸人偏有多般惡。誰知不是好姻緣，認得真真還又錯。恰恰迎來，剛剛遇著，冤家有路原非闊。不因野蔓與閑藤，焉能引作桃夭合？

——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過公子，自與水蓮定下搶水小姐之計，恐怕搶到來不能帖服，依舊求計於府尊與縣尊在家坐等，要他執庚帖判斷，方沒話說。仍又請了許多親戚在家，要顯他手段，終娶了水小姐來家。

這日帶著許多人，既搶到手，便意氣揚揚，蜂擁回家。到了大門前，腳夫便要住轎，過公子連連揮手道：「抬進去！」到了小廳，過公子還叫抬進去。腳夫直抬到大廳月臺下，方纔歇下。府尊與眾親友看見，都起身迎下廳來，作賀道：「淑女原不易求，今日方真真恭喜了！」過公子到了此際，十分得意，搖搖擺擺，走上廳來。對著府尊、縣尊淺淺一躬道：「今日之事，不是治晚越禮，但前日所聘定者，實係是冰心小姐，現有庚帖可證。不料後來背約負盟，移花接木，治晚生心實不甘，故今日行權娶來，求太公祖與老父母作主。」府尊、縣尊同說道：「這婚姻始末，皆本府、本縣所知，不消細說。今既垂來歸正，可謂變而合禮。前面之失，俱可不究，可快快擁入洞房，成其嘉禮。」過公子道：「這使不得，若單單結褵，恐涉私不服；必經明斷，方彼此相安。」府尊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可開轎請新夫人出來面講。」

過公子因叫出幾個侍妾，去開轎門。眾侍妾掀起轎幔，看見轎門有小鎖鎖著，忙說與過公子。過公子道：「這不打緊！」因自走上前，將小鎖一把扭去。眾侍妾見鎖扭開，便轉入轎杠中間，將兩扇轎門輕輕扯開。不開猶可，開了看時，卻驚得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過公子見眾侍妾呆立不動，因罵道：「蠢奴才，快些扶新夫人出來！呆著做甚麼？」眾侍妾忙問道：「轎裏沒有甚麼新夫人，卻扶那個？」過公子聽說沒有新夫人，吃這一驚不小，忙走到轎前一看，祇見轎櫃下放著一個黃包袱，那裏有個人影？急得忙連連跌腳道：「明明看見他在閣上，怎麼上轎時，又被這丫頭弄了手腳，殊令人可恨！」

府尊、縣尊與眾親友聽見，都到月臺上去，看見轎裏無人，盡贊嘆道：「這水小姐，真是個神人了！」因對過公子說道：「我勸賢契息了念頭罷！這女子行事，神鬼莫測，斷不是個等閑人。」過公子氣得軟癱做一堆，羞得半句話也說不出，祇是垂著頭嘆氣。府尊又叫取出黃包袱並皮箱，打開來看，卻都是大小石塊，又笑個不了。大家亂了半晌，見沒興頭，便都陸續散去。

獨有一個在門下常走動相好的朋友，叫做成奇，卻坐著不動身。過公子因與他說道：「今日機會，亦可謂湊巧，怎又脫空？想是命裏無緣。」成奇道：「事不成，便無緣，事若成，包管你又有了緣了。凡是求婚，斯斯文文要他心服，便難了。若有勢有力，可以搶奪，不怕人事，便容易。公子何須嗟嘆！」過公子道：「兄不要將搶奪看輕了。就是搶奪，也要湊巧。他是個深閨女子，等閑不出來，就縱有潑天本事，也沒處下手！」成奇道：「我卻想了個妙計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請教有甚妙處，可以下手？」成奇道：「我聞得他父親水居一，被謫邊庭，久無消息。又聞得水小姐是個孝順女兒，豈不思想望赦？公子祇消假寫起一張紅紙報條來，說是都察院上本論赦，蒙恩赦還，復還原職。叫一二十人，假充報子，出其不意，跑進門去報喜，叫他出來討賞。他若不出來，再說又有恩赦詔旨，要他親接。他在歡喜頭上，自然忘了情。況聞有旨，不敢不出來？等他出來，看明白了，暗暗的藏下轎子，撮上就走。他一個柔弱女子，縱說伶俐，如何拗得眾人？」過公子聽說得心花都開，連聲說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成奇道：「此計雖妙，祇怕搶到家來，祇怕做將來要犯斑駁。」過公子道：「犯甚斑駁？」成奇道：「他一個宦官人家小姐，領了許多人私自搶去，倘或搶到家，他性子極烈，有這長這短，禍便當不起。公子雖與府縣是一個人，莫若還先動一張呈子，與府縣說明了。先抬到縣，後抬到府，要府縣作主，批一筆：『既前經聘定，准抬回結親。』那時便萬分安穩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越加歡喜道：「如此尤妙！」二人算計定了，便暗暗打點行事。不題。正是：

一奸未了一奸生，人世如何得太平。

莫道紅顏多跌剝，須眉男子也難行！

卻說冰心小姐，自用計脫了南莊之禍，便閉門靜處，就是婦女也不容出入。水蓮又因苦爭過公子無惡處，後面做出事來，不好意思，便也不甚走過來，冰心小姐倒也安然。祇是父親被謫，久無消息，未免愁煩。一日梳妝才罷，忽聽得門外一陣喧嚷，許多人擁進門來，拿了一張大紅條子，帖在正廳屏門上。口裏亂嚷道：「老爺奉旨復任，特來報喜討賞！」又有幾個口稱：「還有恩赦詔書，請小姐開讀！」人多語亂，嘈嘈雜雜，說不分明。小姐祇得自走到堂後來觀看，祇見那張紅條子，帖在上面，堂後又看不見。眾報人又亂嚷著：「快接詔開讀！」冰心小姐恐接旨遲了，祇得帶著兩個丫鬟，走出堂來細問。腳跟還未曾站穩，報人圍做一個圈盤，將冰心小姐圍在中間道：「聖旨在此，請小姐去聽開讀！」說未說完，外面早抬進一乘轎子來，要小姐上轎。

冰心小姐看見光景，情知中計，便端端正正，立在堂中。面不改色，從從容容道：「你眾人不得羅皂，聽我一說：你眾人不過是過公子遣來迎請我的。恐我不從，故用計來強我。此去若肯依從成親，過公子是你主人，我便是你主母了。你們眾人若是羅皂，我明日到了過家，便一一都要懲治。到那時，莫說我今日不與你們先講明！」原來成奇也混在眾人中，忙答應道：「小姐已明見萬里，但求就行，誰敢羅皂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可退開一步，好好伺候。待我換過衣服，吩咐家人看守門戶，方可出門。」眾人果遠開一步。冰心小姐因吩咐丫鬟去取衣服，就悄悄叫他帶了一把有鞘的解手刀來，暗藏在袖裏。一面更換衣服，又說道：「你們若要我與你過公子成全好事，須要聽我吩咐。」成奇道：「小姐吩咐，誰敢不聽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過公子這段姻緣，雖非我所願，然他三次相求，禮雖不盡出於正，而意實殷勤，我也卻他不得。但今日你們設謀詭詐，若竟突然抬我到過家，我若從之，便是草草苟合，雖死亦不肯從，蓋無可從之道也。莫若先抬我到府、縣，與府、縣講明。若府、縣有撮合之言，便不為苟合矣。那裏再抬到過家，或者還好商量。不知你們眾人可知這些道理麼？」成奇聽了，正合他的意思，因答應道：「眾人雖不知道理，但小姐吩咐要見府、縣，便先抬去見了縣裏太爺、府裏太爺，然后再到過家，也不差甚麼！」就叫抬轎來，請小姐上轎。

冰心小姐又吩咐家人看門，祇帶兩個丫鬟，兩個小童跟隨。又悄悄吩咐家人，暗暗揭了那大紅條子，帶到過家，便也

了。正是：

眼看鬼怪何曾怪，耳聽雷驚卻不驚。

漫道落人圈套死，卻從鬼裏去求生。

眾人將冰心小姐抬上肩頭，滿心歡喜，以為成了大功，便二三十人圍成一陣，鴉飛鵲亂的往縣前飛奔。又倚著過家勢力亂沖來，不怕人不讓。不期將到縣前，忽撞見鐵公子到濟南來遊學，正遊到此處。僱了一匹蹇驢騎著，後跟著小丹，蹣跚涼涼，劈面走來。恰好在轉彎處，不曾防備，突被眾人蜂擁撞來，幾乎撞倒跌下驢來。鐵公子大怒，就乘勢跳下驢來，將前面抬轎的，當胸一把扭住，大罵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，你們又不遭喪失火，怎青天白日像強盜搶奪一般，這等亂撞，幾乎將鐵相公撞跌下驢來，是何道理？」眾人亂降降擁擁，跑到有興頭上，忽被鐵公子攔住，便七嘴八舌的亂嚷。有幾個說道：「你這人好大膽，這是過學士老爺家娶親。你是甚人，敢來邀接？」又有幾個說道：「莫道你是鐵醬蓬，你就是金醬蓬、玉醬蓬，拿到縣中，也要打的粉碎！」鐵公子聽了，愈加大怒道：「既是過學士娶親，他詩書人家，為何沒有鼓樂，為何沒有燈火？定然是搶劫之情，須帶到縣裏去，問個明白！」

此時成奇也雜在眾人中，看見鐵公子青年儒雅，象個有來歷之人。便上前勸道：「偶然相撞，出於無心，事情甚小。我聽老兄說話，又是別府人氏，管這閑事做甚麼？請放手去罷！」鐵公子聽了，到也有個放手的意思。忽聽得轎中哭著道：「冤屈，冤屈！望英雄救命！」鐵公子聽見，因復將抬轎的扯緊道：「原來果有冤屈，這是斷放不得的，快抬到縣裏去講！」眾人看見鐵公子，不肯放手，便一齊擁上來，逞蠻動粗，要推開鐵公子。鐵公子按捺不下，便放開手，東一拳，西一脚，將眾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成奇忙攔住道：「老兄不必動手，這事弄大了，私下決開不得交，莫說老兄到縣裏，若不到縣中，恐過府也不肯罷了。快放手讓他們抬到縣裏去！」鐵公子那肯放手，卻喜得離縣衙不遠，又人多，便抬的抬，撮的撮，你扭我結，一齊開到縣前。

鐵公子見已到縣前，料走不去，方放開手，走到喜架邊，取出馬鞭子，將鼓亂敲，敲得撲咚響亮，已驚動縣前眾衙役，都一齊跑來，將鐵公子圍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來擊鼓？快進去見老爺！」原來縣尊已有過家人來報，知搶得水小姐來，要他斷歸過公子，故特特坐在堂上等候。不期水小姐不見來，忽聞鼓響，眾衙役擁進一個書生來，稟道：「擅擊鼓人，帶見老爺！」

那書生走到堂上，也不拜，也不跪，但將手一舉道：「老先生請了！」縣尊看見，因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因何事擊鼓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我學生是甚人，老先生不必問我，我學生也不必說。但我學生方纔路見一件搶劫冤屈之事，私心竊為不平，敢擊鼓求老先生判斷，看此事冤也不冤？並仰觀老先生公也不公。」縣尊看見鐵公子人物俊爽，語言凌厲，不敢輕易動聲色。祇問道：「你且說有甚搶劫冤屈之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現在外面，少不得進來。」纔說未完，祇見過家的一伙人，早已將冰心小姐，圍擁著進來了。冰心小姐還未走到，成奇早充做過家家，上前稟道：「這水小姐是家公子久聘定下的，因要悔賴婚姻，故家公子命眾人迎請來，先見過太爺，求太爺斷明，好迎請回去結親。」縣尊道：「既經久聘，禮宜迎歸結親，何必又斷？不必進來，竟迎去罷！」成奇聽了，就折回身攔住眾人道：「不必進去了，太爺已斷明，吩咐迎回去結親了。」

冰心小姐剛走到甬道中間，見有人攔阻，便大聲叫起冤屈來，因急走兩步，要奔上堂來分訴。旁邊皂快早用板子攔住道：「老爺已吩咐出去，又進去做甚麼？」冰心小姐見有人攔阻，不容上堂，又見眾人推他出去，便盤膝坐在地下，放聲大哭道：「為民父母，職當伸冤理屈，怎麼不聽一言？」縣尊還指手叫去，早急得鐵公子暴跳如雷，忙趕上堂來，指著縣尊亂嚷道：「好糊塗官府！怎麼公堂之上，祇聽一面之詞，全不容人分訴？就是天下之官，貪賄慕勢，也不至此。要是這等作為，除非天下祇有一個知縣方好，祇怕還有府道、撫臺在上！」縣尊聽見鐵公子嚷得不成體面，便也拍案大怒道：「這是朝廷設立的公堂，你是甚麼人，敢如此放肆！」鐵公子復大笑道：「這縣好個大公堂！便是公侯人家，欽賜的禁地，我學生也曾打進去，救出人來，沒人敢說我放肆！」

原來這個知縣，新選山東不久，在京時，鐵公子打人大夫侯養閑堂這些事，都是知道的。今見鐵公子說話相近，因大驚，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老長兄莫非就是鐵都院長公子鐵挺生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老先生既知道我學生賤名，要做這些不公、不法之事，也該收斂些！」

縣尊見果是鐵公子，忙走出公位，深深施禮道：「小弟鮑梓，在長安時，聞長兄高名，如雷轟耳，但恨無緣一面。今辱下臨，卻又坐此委曲，得罪長兄，統容荊請。」一面看坐，請鐵公子分賓主坐下，一面門子就茶。茶罷，縣尊因說道：「此事始末，長兄必然盡知，非小弟敢於妄為，祇緣撇不過過公子情面耳！」鐵公子道：「此事我學生俱是方纔偶然撞見，其中始末，到實實不知，轉求見教。」縣尊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小弟祇道長兄此來，意有所圖，不知竟是道旁之冷眼熱心，一發可敬！」因將水小姐是水侍郎之女，有個過公子聞其美，怎生要娶他；他叔叔水運，又怎生攬掇要嫁他，他又怎生換八字，移在水運女兒名下；後治酒騙他，他又怎生到門脫去；前在南莊搶劫他，他又怎生用石塊抵去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喜得個鐵公子心窩裏都跳將起來，因說道：「據老先生如此說來，這水小姐竟是個千古的奇女子了，難得，難得！莫要錯過！」也顧不得縣尊看著，竟抽起身來，走到甬道上，將冰心小姐一看，果然生得十分美麗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嫵媚如花，而肌膚光艷，羞灼灼之浮華；輕盈似燕，而舉止安詳；笑翩翩之失措眉畫春山，而淡濃多態，覺春山之有愧；眼橫秋水而流轉生情，怪秋水之無神。腰纖欲折，立亭亭不怕風吹；俊影難描，鶴矚矚最宜月照。髮光可鑿，不假塗膏；秀色堪餐，何須膩粉。慧心悄悄，越掩越靈，望而知其為仙子中人；俠骨冷冷，愈柔愈烈，察而知其非閨閣之秀。蕙性蘭心，初祇疑美人顏色；珠圓玉潤，久方知君子風流。

鐵公看了，因暗暗驚訝，走上前一步，望著冰心小姐深深一揖道：「小姐原來是蓬萊仙子，謫降塵凡，我學生肉眼凡胎，一時不識，多有得罪。但聞小姐，前面具如許才慧智巧，怎今日忽為鼠輩所賣？是所不解，竊敢請教。」冰心小姐見了，忙立起身來還禮道：「自嚴君被謫，日夜憂心，今忽聞有恩赦之旨下頒，竊謂詔旨，誰敢假傳？故出堂拜接，不意遂為人栽辱至此。」泐取出解手刀來，拿在手中，又說道：「久知覆盆難照，已拚畢命於此。幸遇高賢大俠，倘蒙憐而垂手，則死之日，猶生之年矣！」鐵公子道：「甚麼恩旨？」冰心小姐因叫丫鬟，問家人取大紅報條，遞與鐵公子看。

鐵公子看了，因拿上堂來，與縣尊看道：「報條是真，是假？」縣尊看了道：「本縣不曾見有，此報是哪裏來的？」鐵公子見縣尊不認帳，便將條子袖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勒索宦女，已無禮法，怎麼又假傳聖旨？我學生明日就去見撫臺，這些假傳聖旨之人，卻都要在老先生身上，不可走了一個！」說罷，就起身要走。縣尊慌忙留住道：「老先生不須性急，且待本縣問個明白，再作區處。」因叫過成奇眾人來罵道：「你們這伙不知死活的奴才！這報條是哪裏來的？」眾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那裏答得出來。縣尊見眾人不言語，就叫取夾棍來。眾人聽見叫取夾棍，都慌了，亂叫道：「老爺，這不干小人們事。」

的！」縣尊道：「這是真了。有尊客在此，且不打你們這些奴才！」一面差人押去鎖了，一面就差人另取一乘暖轎，好好送水小姐回府，一面就吩咐備酒，留鐵公子小飲。

鐵公子見送了水小姐回去，心下歡喜，便不推辭。飲至半酣，縣尊乃說道：「報條之事，雖實過公子所為，然他尊翁過老先生，未必知也。今長兄若鳴之上臺，不獨過公子不美，連他過老先生也未免有罪，煩望長兄周旋一二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學生原無成心，不過偶然為水小姐起見耳。過兄若能忘情於水小姐，我學生與過兄面也不識，又何故苛求？」縣尊聽了大喜道：「長兄真快士也，不平則削，平則捨之。」又飲了半晌，鐵公子告辭。縣尊聞知，他尚無居停，就差人送在長壽院作寓，諄諄約定明日再會。

這邊鐵公子去了，不題。那邊過公子早有人報知此事，慌忙去見府尊說：「水小姐已抬到縣中，忽遇一個少年，不知是縣尊的甚麼親友，請了進去，竟叫轎將水小姐送了回去，轉將治晚的家人要打、要枷，動下了鋪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府尊聽了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待本府喚他來問。」正說未了，忽報知縣要見，連忙命進相見過，府尊就問道：「貴縣來的那個少年是甚麼人？貴縣這等優禮？」縣尊道：「大人原來不知，那個少年乃是鐵都憲之子，叫做鐵中玉，年纔二十，智勇滔天。前日卑縣在京候選時，聞知大夫侯強娶了一個女子，窩藏在欽賜的養閑堂禁地內，誰敢去惹他？他竟不怕，持一柄三十斤重的銅錘，竟獨自打開禁門，直入內閣，將那女子救了出來。朝廷知道，轉歡喜贊羨，竟將大夫侯發在養閑堂，幽閉三年，以代遣戍。長安城中，誰不知道名字！今早水小姐抬到縣時，誰知奏巧，恰恰遇著他，問起根由，竟將過兄寫的一張大紅報條袖了，說是假傳聖旨，要到撫院去講。這一講準了，不獨牽連過老先生，就是老大人與本縣，也有許多不便。故本縣款住他，徐圖之，不是實心優禮。」府尊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委曲！」

過公子道：「他縱英雄，不過祇是個都憲之子。治晚生雖不才，家父也忝居學士，與他也不相上下，他為何管我的閑事？老父母也該為治晚主持一二。」縣尊道：「非不為兄主持，祇因他拿了長兄寫的報條，有這干礙，唐突他不得。故不得已和他周旋也。」過公子說道：「依老父母這等周旋，則治晚這段姻緣，付之流水矣！」縣尊道：「姻緣在天，謀事在人。賢契為何如此說？」過公子道：「謀至此而不成，更有何謀？」縣尊道：「謀豈有盡？彼孤身爾，本縣已送在長壽院作寓矣，兄回去與智略之士細細商量，或有妙處。」

過公子無奈，祇得辭了府尊、縣尊回來，尋見成奇，將縣尊之言說與他知，要他算計。成奇道：「方纔縣尊誑我們，也是掩飾那姓鐵的耳目。今既說他是孤身，又說已送在長壽院住，這是明明指一條路與公子，要公子用計害他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但不知如何害他？還是明明叫人打他，還是暗暗叫人去殺他？」成奇道：「打他，殺他，俱有蹤跡，不妙。」因對著過公子耳朵說道：「祇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足矣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愈加歡喜道：「好妙算！但事不宜遲，莫要放他去了。」因與成奇打點行事。祇因這一打點，有分教：

恩愛反成義俠，風流化出綱常。

不知畢竟怎生謀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